



GCB

小资书吧

# 蚊

韩洁羽/著

A woman with long, straight red hair is shown from the chest up. She is wearing a red dress with a white stripe running down the side. She is holding a small, clear glass in her right hand. The background is dark and out of focus. Overlaid on the lower left is a large, dark blue circle containing the white Chinese character '蚊' (mosquito).

# 蚊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# 蚊

韩洁羽 / 著

written by Han Jieyu

于 均 / 绘图

painted by Yu Jun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**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**

蚊 / 韩洁羽著. - 上海: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,

2003, 7

(小资书吧)

ISBN 7-5322-3621-8

I. 蚊... II. 韩...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56794 号

## 蚊

作 者: 韩洁羽

主 编: 黄杉果

策划编辑: 丁国联

责任编辑: 张 翠

绘 图: 于 均

装帧设计: 红美人工作室

**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**

地址: 上海长乐路 672 弄 33 号

经销: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印刷装订: 上海信老印刷厂

出版日期: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上海第 1 次印刷

开本: 890 × 1240 毫米 1/32

印张: 5.75

彩插: 时装画 24 幅

字数: 100 千字

印数: 00, 001-10, 000 册

书号: ISBN 7-5322-3621-8/I · 85

定价: 20.00 元

版权所有,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# 猫与老鼠的舞蹈

韩洁羽

生在上海,长在上海,是黄浦江的水孕育了我。可我不喜欢上海。这个城市太过拥挤,让我呼吸局促。没有理由不去开辟自己的疆域,几年前我是这么想的。如果有一天我和这个城市说声拜拜,撒开腿远远地跑开,就和拔掉电源插头一样,扔掉一切陈腐的记忆。空空行囊不再成为我的负担,够酷!这样算不算背叛?

可事实上我做不到如此潇洒。离开时,光行头我就拉了四个立方的纸箱,注意是五元一只回收来的纸板箱。所以我感到自己真他妈的渺小。也许定上一架包机,装上哪怕只有两个立方的“路易威登”的行李箱应该牛×很多吧……

在外漂泊的日子虽然不长,那段日子真感觉自己像“北漂”一族。奇怪啊!上海的摩登女郎怎么落魄成“北漂”了?现在回想起来真够逗的,但说实话,感觉很不错。不是面子不面子的问题,关键是那会儿我比现在充实!要知道,对我而言生活质量其实不是问题,吃得少全当是减肥,只要精神生活充实便可。从这点来看,我就不相信星座命理分析的:金牛座的,天生难以拒绝任何美食的诱惑,金钱运极佳……好在,在那段日子我认识了很多生命中的“贵人”、读了很多好书、串了众多知名的地下的摇滚酒吧(它们中绝大多数是在荒郊野外、野狗出没的地界)。这些积累让

我觉得不虚此行了。

当然,光这些来概括这几年的生活太过空泛,于是我把生命中体验到的点点滴滴用文字记载下来,镶金贴银地包装起来融入小说里。故事中有我自己的影子(岂能放过让自己秀一下的机会),但不一定是女主人公;也有我曾经爱过也恨过的男人,当然也未必是郭子(呵呵,如果你要这么以为也无可厚非);还有更多更多我熟悉的人的影子,以及我的宠物:超级大傻狗。我在尝试着用这部小说反映我的同龄人所面对的困惑。幼稚的我也许试图想改变什么,但犹显力不从心。初次尝试,还望读者朋友们见谅!

写作的日子,我已经回到了上海。离开了工作压力,终于可以松口气,歇歇吧!一歇就是两个月,两个月里我又恢复了以往的散漫作息,睡到中午11点出头才起床。老天啊,我又开始发胖了,除此之外我的恐慌主要是——我又失业了!上海的朋友们来家里慰问我,她们都说我一点没变,仍然跟小孩一样HAPPY。我欢天喜地地接受她们的恭维,因为女人是都怕老的嘛。我都26了呢!要知道她们都变了,而且变得很厉害,比我幼稚得真有点“寒碜”。她们有的已经结婚了,有的生小孩了。这个发福了,那个会过日子了,还有的开始家长里短,更甚者竟然还炒起了股票,知道怎么拿钱生钱了。天哪,我真是个小屁孩,还赖在父母身上。

大学时代,我曾经信誓旦旦地说:将来我会开一家酒吧,在最繁华的地段……可是,钱!钱在哪里??我一直说,上海是一个养人的度假地。只要你有钱,你总是可以找到消费的地方。但回到上海后,特别是在本书交稿之后的日子,我总是觉得心里空落落的。整个躯壳从这家咖啡厅到那

家咖啡厅地游荡。当然,这个时候我总是一个人,因为不想被熟人看到我魂不守舍的样子。

终于,一个礼拜之前,我找到了一份报社的工作。工作在上海,乖乖守在父母身边,自然遂了他们的心愿,而且工作性质对我而言可算称心满意,虽然巨忙。真的,非常感谢老天保佑,在我懒得快要腐烂掉之前给了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。我一定痛改前非,好好自食其力。

前天我在一家卖珍珠奶茶的小铺看到一只脏兮兮的小黄猫。虽然脏得恶心的,但确实值得我写一写,大家看了不要见怪!没办法,我看到小动物真像是看到亲人那样着魔啦。那位“亲人”它居然两只前爪死死扣住灶台门的把手,整个身子绷得直直,完全像人一样两腿站立。那情形就像是恐高症发作了的人那样歇斯底里地闭紧眼皮,嗷嗷尖叫,痛苦得让人心疼呢!其实压根没有人在欺负它。难怪你以为我在瞎掰,有这样怪癖的猫我也是第一次看到。我问奶茶铺老板,它干嘛呢?老板早就见怪不怪了,轻蔑地回头看一眼小猫儿说道:它想做人,所以喜欢站着!我硬是不相信,说:你肯定打它了!或者拿绳把它的爪子绑在了门把手上了是不是?老板那种表情就像他们家的小媳妇不登大雅之堂,让我笑话了。他摇头苦笑说:你自己看,哪有绑绳子?

果然没有也!我的第一反应是把它拍下来,给宠物版做图片。坐上公交车后,我突然想到,我自己就像这只傻猫!怎么说好呢?大家不要生气哦,我觉得我和很多女人都是这样低能:死死纠缠住一个不值得爱的男人,根本看不见自己的处境多么不堪,执着得简直歇斯底里,就像猫与老鼠的舞蹈。你看到过这样的女人吗?我想你身边肯定不少——“爱情离

开后的女人”！也许很多男人觉得这样执着的女人很可爱啊！曾听到过一个男人说喜欢郑秀文在《孤男寡女》里擦马桶的形象，让我差点昏倒！我不管了，各花入各眼去吧！

呵呵，重拾自我后好精神哦！走在上班的路上，我摇头摆脑，得意洋洋……

2003年4月10日晚，上海



002 第一章 被毒蚊叮了第一口

030 第二章 被毒蚊叮了第二口

080 第三章 被毒蚊叮了第三口

132 第四章 被毒蚊叮了第四口

166 第五章 被毒蚊叮了第五口

---

# 目 录

--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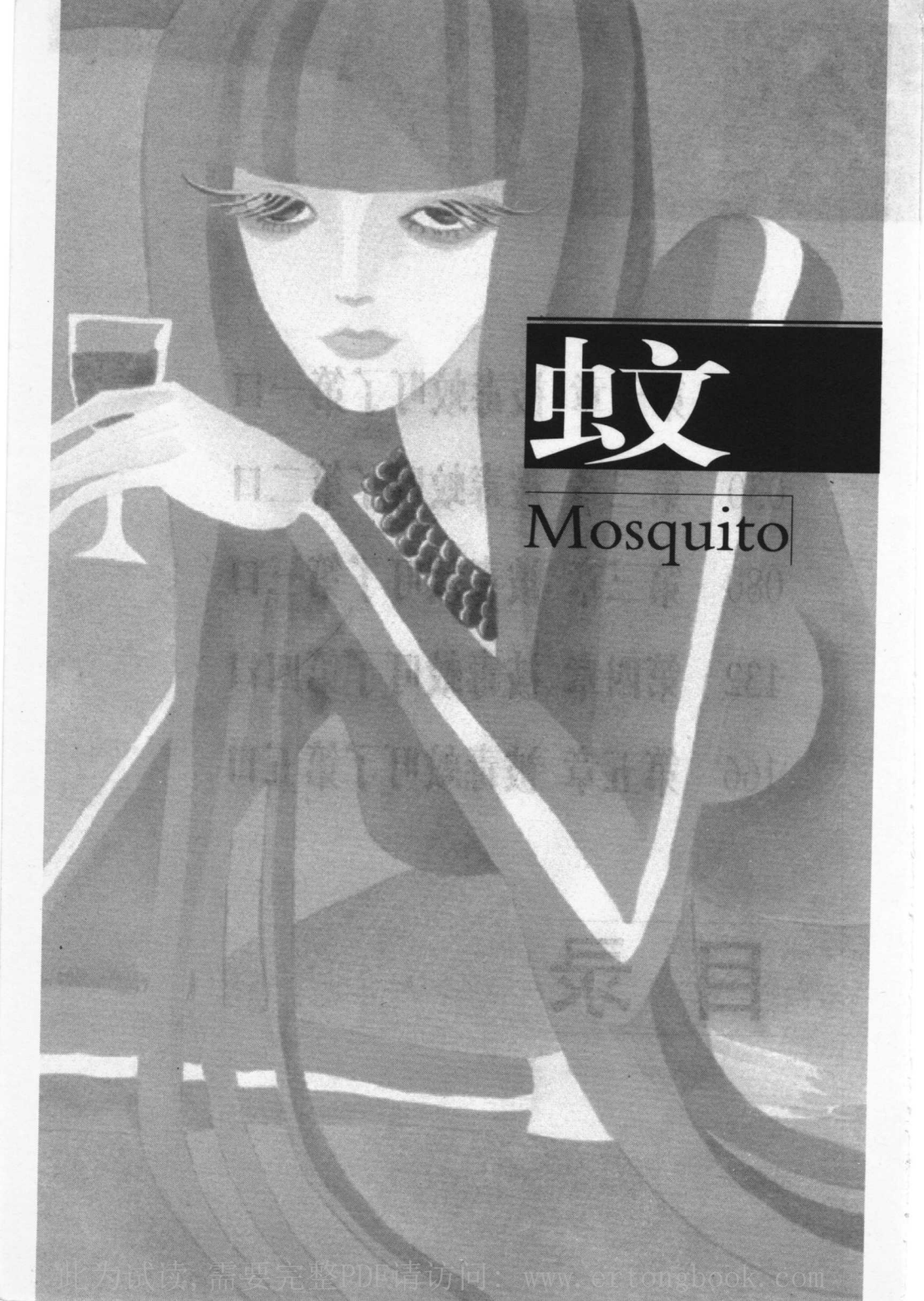


- 002 第一章 被毒蚊叮了第一口
- 030 第二章 被毒蚊叮了第二口
- 080 第三章 被毒蚊叮了第三口
- 132 第四章 被毒蚊叮了第四口
- 166 第五章 被毒蚊叮了第五口

--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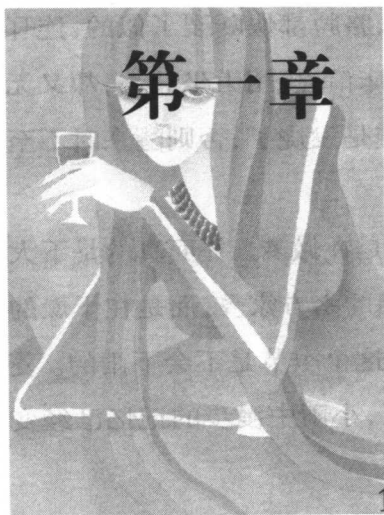
# 目 录

---



# 蚊

Mosquito



# 第一章

## 被毒蚊叮了第一口

### 1. 菱帆

等待中的夏季来了，万物呈现勃勃生机。

一只水蜘蛛踩着舞步从我头顶的水域急速滑过，我猜等待他的应该是一顿绝色大餐。

孑孓向水底抛下了最后一个气泡，呜咽着挺身而出，冲向天空。它离开了这片浑浊的河塘，奋不顾身地奔赴新的乐土。

我努力保持着淑女的姿态，静静看着阴郁的天色。

随着低沉的轰鸣，云层中的闪电劈了下来。

果然，雨滴终于降临。

菱帆在梦里依稀感到头顶正中间的那几片瓦片快要被雨滴砸烂了。劈头盖脑的雨滴，声声穿透房顶，直击她的耳膜。她痛苦地翻了个身，海藻般卷曲的长发从枕头上垂了下来。

当金色的梦幻被剥离，她意识渐渐恢复。挪动着乏力的身

体，菱帆感到浑身疼痛，脖子、肩膀、胳膊都快断裂了似的，连耳膜也撕裂一般地作痛。她伸手扶住床沿，想用力坐起来，却又无力地瘫软下去。她想，昨晚自己肯定是发烧了，否则醒来时不至于这般虚弱。

她听到了雨声，真真切切，不像是在做梦。外面真的是下大雨了吗？不可能。她不是在阴雨绵绵的南方家乡，而是在干燥的北方。现在是北方的深秋，按惯例，这个季节是不会下雨的。菱帆记不起她有多久没有看到下雨了，小雨中漫步的记忆已经变得那么遥远。

她微启眼帘，望向窗外。可是，隔着窗帘她什么也看不见，屋子里黑洞洞的一片。新买的窗帘遮光性真够好的，几乎令她弄不清这会儿是白天还是黑夜。那是菱帆刻意为自己创造的一个混沌状态。她真希望自己就是梦里的那只子子，能像低等生物那样地生存是一种天大的幸福，她太累了！眼皮依旧不听话地合拢去，这回她梦见了自己睡得像一个等待被王子唤醒的公主。也许，在她下一次睁开双眼时，她将爱上唤醒她的人。但是这个人却迟迟也未出现。

过了许久，她又苏醒过来。没有什么王子，一切回复到严峻的现实中来。昨夜，菱帆又赶稿到3点多，下一期杂志的拍摄方案终于都画完了。整整两天两夜，她对着电脑，几乎没怎么合过眼。这会儿还是觉得眼睛好干！她慢慢地从枕头下面摸出一瓶新乐敦眼药水，拧开瓶盖，往两个眼睛里面各挤了两滴。如同久旱逢甘露，顿时眼球冰凉凉地湿润了，它们仿佛是隐藏在菱帆

浓密睫毛下的两颗甜美多汁的紫葡萄。菱帆仍旧闭着眼，她伸出纤纤细手向床沿边摸去，摸到了圆嘟嘟的卡通玩具，一只机器猫形状的小闹钟。

她眼睛张开一条小缝，透过睫毛偷偷看一眼表盘：10 点差 5 分。菱帆的手机闹铃应该 9 点 45 分的时候振铃的，但现在却仍没有动静。奇怪了，怎么回事？

水声依然大作，她仔细辨认，越听越觉得不像是雨声。忽然她发现有一缕阳光从窗帘缝里掩手掩脚地探进房间来。外面不可能是在下大雨，菱帆觉得真是奇怪。她手指插进刘海，指尖用力按着两边的太阳穴，头依旧是昏昏沉沉的，看来是昨晚的感冒药起作用了，才能睡得那么死。

12 点得进杂志社、1 点前得从商场借完道具并送到拍摄场地、1 点半约了摄影师……菱帆一边穿衣服，一边在心里把今天的工作计划顺了一遍。

临下床她又看了一眼闹钟，确认现在是 10 点，她觉得应该还来得及，只是得赶紧了。

冲到厕所，菱帆才发现，是马桶哗哗地在漏水。这瀑布一样巨大的响声，难道持续了一整夜？不经意间，菱帆忽然又闻到有股暗香，仿佛来自丛林深处，勾起了她尘封的记忆。她四下寻找，发现隔板架上的一瓶男用香水被动过了地方。拿下香水瓶，她疑惑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。镜子里有一个穿着黑色宽大睡衣的女孩，她手里拿了瓶 5 毫升的 POLO 旅行装香水，蓬松地披散着头发，睡眼惺忪的模样。她不禁自怜自哀起来，又瘦了，眼

圈黑黑,看上去眼睛大得吓人。她还长期熬夜,导致记忆力越来越差,连昨天晚上的事都回忆不起。她满脑子都是工作:拍照、草图、文稿,生活却一团糟乱。

菱帆忽然想到该给行政部的司机老胡打个电话,告诉他按计划表上的时间,她 12 点赶到社里,让车接她去借拍摄道具。她把香水瓶放回远处,揉着太阳穴,宽慰自己,生活质量低下只是暂时的,过了这个阶段,等在杂志社做久了就能适应了。唉,浴缸又塞住了,楼下的邻居又该来找我拼命了!

她像一只旋转的陀螺,赤着脚在房间里团团转,嘴里叼着扎头发的橡皮筋,一边捋着脖子上柔软的碎头发,一边自言自语:“老吴的电话号码记在哪里?我想想,想想。噢,在手机里。嗯?手机在哪里?嗯?不在床边。嗯?也不在客厅。难道在厕所?嗯?也不在厕所。笨,手机会放在厕所才怪!到底在哪里啊?难道在冰箱里?啊,不要躲了,快点给我出来,你再也不现身,我生气了哦!噢,我的记性!看我的记性!手机在充电呢,在充电器那里。充电器!充电器!充电器在哪里?充电器,你给我出来啊!”

菱帆满屋子地找手机和充电器,却一无所获。原先放在书桌上的充电器不翼而飞了。而且,不光是充电器,连插在充电器上的手机也一并消失了。菱帆灵机一动,拿起座机试着给自己的手机打过去,可电话里说:您拨的用户已关机,请稍后再拨。菱帆开始使劲回忆:给手机充上电那是晚饭以后的事情,那会儿差不多是 11 点钟,没理由 11 点就关机啊,还早嘛!按理说她

连睡觉都不习惯关机的,怎么可能……怎么回事?难道是弄丢了?应该不会吧,记得昨天下午还接过一个长途电话呢!之后我也没出去过啊!莫非是在家里丢的?难道是失窃?……不要啊!恐怖!……包呢?包哪去了?也没了!……钥匙包呢?哦,在隔板架上,还好!还好!能正常上班就好。

菱帆撩开所有房间的窗帘,明媚的阳光射进每个角落:卧室、客厅、书房。究竟发生过什么事?让真相大曝阳光底下吧!转来转去,菱帆终于在阳台的纱门上发现了一个以前没见过的窟窿。它奇特地张着大嘴,像鲨鱼一样露着锋利的“牙齿”。菱帆觉得触目惊心,后背发凉。伸出手去一试,它直径有两个手指宽,哈,大小合适,刚好能伸进两个手指来拨开纱门的门闩。菱帆这下傻眼了,看来真的是失窃了,难道就是昨晚发生的事吗?让人难以置信。更奇怪的是她一低头又发现,在纱门与门框之间的地上,侧夹了一只女式拖鞋。那是一双一直放在浴室里的,菱帆洗澡时穿的塑料拖鞋。

菱帆想,难道小偷还去过厕所?他去厕所干什么呢?难道是内急?莫非他还用过马桶?难不成那哗哗的水声是小偷弄出来的?不能吧,有这么傻的人?菱帆讶异。他拿拖鞋干什么呢?片刻间,菱帆恍然大悟!小偷一定相当熟悉这每个房间的方位,起码了解这阳台纱门是弹簧开关:每当纱门关上时会与门框碰撞发出咣当一下声响。所以他有准备地拿了双拖鞋隔在门缝当中,避免门的响动惊醒屋子里面的人。如此唯美的作案方式,令菱帆有点毛骨悚然。

阳光已经晒到了半间卧房,眼看中午就要临近,菱帆有点着急。她稍事犹豫,终于决定还是报警。从菱帆醒来到拨通 110 报案,已经过去一个小时。这段时间的耽搁被那两个看上去煞有经验,到了也没破案的警察称为延误案情。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,菱帆最终都没能从办案人员那得到一个明确的答复,那是后话。这会儿这群执法人员还在赶来的路上呢。也许他们在心里嘀咕,又出事了?没法弄,这片该死的管区治安实在是一场塌糊涂!

不一会儿,物业保安先来了,一个矮矮黑黑的操外地口音男人。他对着菱帆点点头,一脸凝重地问:“是这里吗?你报的案?”

菱帆说,那么快就来了?她领着那男人各屋走了一转,把自己的猜测说了一遍。那男人嗯了一下,说:“110 一会儿就来了,你再等会儿吧。”

“好吧。大概还需要多久?”菱帆送他出去,隔着防盗门问他。她有点焦躁不安起来。

“大约 5 分钟吧。你昨晚一直在家吗?我们保安昨天晚上还出来巡逻过两次呢,奇怪了!”他嘟囔着走下楼梯。

菱帆无奈地碰上房门。等待不到两分钟,又有人来敲门。那是一前一后,两个穿警服带警帽的男人。隔着防盗门,他们也打量着菱帆,又相互交流了一下眼神。站在前面的男人问菱帆:“小姐,是您这儿报案的吧?”

“是。请进!”菱帆将两人让进屋里,一边挨屋地介绍情况,